

# 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問題初探

會 啟 賢

滿足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直接关联到怎样認識社会主义經濟运动的基本規律，怎样领导与安排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活动，怎样引导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認識自己的生产活动的眞实意义。

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課題。本文試就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談談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批評和指正。

## 必須用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考察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

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必須首先解决一个根本原則問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否体现階級关系？我們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还不能等同于已經消灭了階級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需要，它是体现着階級关系的，抽象了階級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不正确的。

馬克思曾經指出：“社会需要或規定需要原則的东西，本質上，是由不同各階級相互的关系并由他們各自的經濟地位来規定的”。<sup>①</sup>馬克思这里說的，肯定地适用于一切存在着階級的社会，从而也适用于还存在着階級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各階級的相互关系和經濟地位都不相同，因而社会需要的質的規定也不相同。

当原始公社时期还未发生階級的分化时，社会需要也不体现階級关系。原始公社的社会需要意味着狹小的公社範圍內全体成員的需要。階級产生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資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

階級，这些社会的社会需要也就不能不体现着階級关系，并且具有特定的階級性質。从表面現象看，每一个剝削社会中，互相对立的剝削階級与被剝削階級对于社会生产的物質資料都有自己的需要，这样，好象剝削階級的需要与被剝削階級的需要同样地、无差別地包含在社会需要中，并没有什么性質上的不同，从而不体现階級关系。但在實質上，只要一种剝削制度繼續存在，只要剝削階級繼續保持其政治和經濟的統治，被剝削階級的需要总是从屬於剝削階級的需要，因此，剝削社会的社会需要的性質和內容，总是由掌握生产資料并占有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階級需要所規定。

比如在資本主义社会，由市場有支付能力需求所表現出来的社会需要，實質上就是由掌握了生产資料并占居統治地位的資产階級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所規定。在这里，一方面，資产階級在保持剩余价值日益增长的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7頁。

前提下，他們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也可并行不悖地得到滿足；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个人生活需要，从表面现象看，好象是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繁殖宗族，但在实质上，却完全从属于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要素。因为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与资本家以維持生存。所以，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劳动者阶级的个人的消费，是把资本给予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轉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新劳动力……因此，劳动者个人的消费，不问是进行于工場或工厂等等内部还是外部，也不问是进行于劳动过程内部还是外部，总不失为资本生产及再生产中的一个要素”。①

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需要是由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所規定，物质资料生产的内容也不能不由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所規定。就消费资料的生产来说，奢侈品是专门满足资产阶级的生活需要的，广大劳动群众则只可能取得最粗劣的消费品。马克思說：“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工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②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辯护人大肆宣揚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合理满足无产阶级的“人的需要”，一些学舌者也大肆宣揚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爭取到自己作为“人”的需要的滿足，都只不过是騙人的鬼話。马克思說得很清楚，在资本的統治下，即使劳动者的生活偶或有所改善，“实际不过表示劳动者为自己鍛造的金鍊，已經有这样长这样重，略微放松一点也无妨而已”。③

由上可知，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物质资料的社会需要，是体现着资本主义所特有

的阶级关系的；这一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都是由掌握生产资料并占居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規定的。

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剥削社会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阶级关系和经济基础都有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統治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与其他剥削者的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能否把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看作是不再体现任何阶级关系呢？不，不能。因为社会主义还不是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马克思早已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帶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④正是因为这样，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需要经历一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

① 《资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15頁。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頁。（重点是原有的）在此以前，马克思还指出：“棉花、馬鈴薯和燒酒是最普通的消费品。馬鈴薯引起了瘰癧；棉花大规模地排挤亚麻和羊毛……燒酒占啤酒和葡萄酒的上风……整整一个世紀，各国政府竭力抵制欧洲的鴉片，然而毫无效果；经济取得了胜利，消费得听它的命令”。这明显地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需要如何滿足，是由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所規定。

③ 《资本論》第1卷，第777頁。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頁。（重点是原有的）

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带有哪些旧痕迹呢？从经济基础来看，即使经历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仍会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会存在着个体所有制。与此相应，也就会存在阶级差别。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前，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都存在时，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也会存在。只要存在着个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也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劳动人民内部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而且还有残余的剥削阶级存在。旧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及其经济基础虽然消灭了，但剥削阶级分子仍然存在。他们总是想复辟，而且仍然有社会影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会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比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有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已经掌握了生产资料并且成为统治阶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阶级。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就不能不体现阶级关系。因此，考察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同样地必须以上引马克思所指示的原则为出发点，即必须从“不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出发，决不能无视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出发来考察社会需要，究竟应当怎样确定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呢？由哪一个阶级的阶级需要规定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呢？残余的剥削阶级的阶级需要是否包含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以内呢？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不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经济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不再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成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所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都会形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内容。但问题在于，可不可以由此肯定：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是由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所规定呢？我们认为，这样来确定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未免过于笼统，不够确切，因而是不妥当的。因为，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并不是笼统地由几个统治阶级的需要所规定，而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规定。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结成了同盟，都是统治阶级，但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仍是由占居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所规定。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土地所有制已经不是居于支配地位了。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结成了巩固的同盟，都是统治阶级，但工人阶级是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化水平更高、更为先进的所有制，也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就是由代表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占有和支配；集体所有制农庄的生

产，也是在无产阶级的专政的国家有计划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只能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规定。

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规定，丝毫不意味要排斥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恰恰是最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只是自己解放自己，它必须争取一切劳动人民的解放，争取自己民族的解放，争取人类的解放，才能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必须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剝

容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最后的解放”。①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规定，显而易见，剝削阶级的阶级需要：不劳而获，唯利是图，绝不可能包含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以内，因为它在性质上是同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直接对立的。小资产阶级的需要，则不能一概而论。它作为劳动者改善生活的合理需要，包含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以内；但作为私有者要求发财致富的自发倾向，也是不包含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以内的。

### 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由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应当包含一些什么具体内容呢？②

首先应当肯定，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内容。显然，只有在消灭了剝削制度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才能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把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劳动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成为现实的社会需要，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同社会生产直接联系起来。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一贯是关心群众生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经建立，也必然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为根本任务之一。所以，在探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内容时，绝不容许对这个主要的、根本的内容有任何忽视。如果忽视了这个主要的、根本的内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在经济实践中也必然会导致忽视群众生活的错误。

但是，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唯一内

呢？有的同志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社会需要，应当以此为唯一内容。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正由于满足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必须依据社会需要包含的内容有计划地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如果把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社会需要的唯一内容，那末，整个社会生产的安排也就应当以直接满足这一需要为限。不难想见，这样会导致一个怎样的不良后果。事实上，由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决不可能只包含改善劳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这一个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其他劳动人民，除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需要。社会主义社

①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仲津同志的《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的第二部分，对我是有所启发的。此文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学习杂志社，1958年版。

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也必须满足这些重要的需要。因此，我们在肯定劳动人民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构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主要的、根本的内容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其他的重要需要。

以下，我们再进而探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所包含的其他内容。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必须维持和扩大生产，并且必须直接地和间接地为维持和扩大生产以及提高生产质量而进行科学实验，这些也都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发展生产的需要是否包含在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社会需要中，是有不同看法的。

有些同志认为，由于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发展生产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所以不能把发展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在社会需要中，否则，就会形成“为生产而生产”。我们觉得，这些同志是把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为生产而生产”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点。产生这种论点的认识根源在于错误地看待资本循环，把三种资本循环形态中的生产资本循环形态看做是资本循环的唯一形态。这种论点的阶级实质在于：把扩大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目的价值增殖，掩盖资本家不断积累而不顾劳动人民死活的事实。<sup>①</sup>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社会生产的客观条件和目的都起了根本变化，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会产生类似“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sup>②</sup>这种观点，是应当坚决反对的。此外，由于人们认识中的片面性，在对待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这两种需要的关系上，也可能出现过分强调发展生产，因而不恰当地贬低改善生活的需要的情况。这种片面的认识表现在经济实践中，就是不善于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善于处理基本建设和当前生

产的关系，重积累而轻消费，重基本建设而轻当前生产。显然，这种片面性也是我们应当防止的。

但是，坚决反对“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重视防止重积累而轻消费的片面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把直接或间接发展生产的需要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内容以外。这样做，不仅不利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不利于针对社会需要全面地安排社会生产，而且会导致另一种偏向：重消费而轻积累，以致影响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所以，我们认为，在肯定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一个主要内容的同时，应当确定直接或间接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不可少的内容。明确这一点，不但不会形成“为生产而生产”，而且恰好相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真实需要。这是因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它领导的劳动人民的历史任务，绝不仅仅限于提高自己当前的生活水平，而且在于建设社会主

① 马克思指出：“P...P 运动的一般形态，是再生产的形态；这个形态与 G...G' 不同，不会把价值增殖当作过程的目的表现出来。因此，这种形态，使古典经济学家极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的形态，把生产自身看为是生产过程的目的，好象问题的中心，就是您可能大量地、您可能便宜地生产……积累当然是和生产用一样的方法表现的”。（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9—90页。）

② 斯大林曾经批判过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的论点。这种论点完全取消了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当然是错误的。（参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9页。）

义，进行消灭阶级的斗争，为过渡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进行的生产建设和科学实验，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也是有觉悟的劳动人民的真实要求。我们还认为，明确这一点，不但不会导致重积累而轻消费的偏向，反而有利于防止片面地重积累或片面地重消费的偏向。这是因为，既然认识到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主要内容，同时又认识到直接或间接发展生产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重要的不可少的内容，这就有利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基本建设和当前生产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内容还不止于此。掌握了生产资料并居于领导和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仅负有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引导小资产阶级走上集体生产道路的艰巨历史任务，而且负有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以及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严重任务。不论是完成教育、改造的任务，或是完成镇压的任务，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料。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也必须满足这种社会需要。

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中，剥削阶级分子参加劳动也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生产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可以得到改善；这是否说明剥削阶级的需要也包含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之内，从而社会主义的物质资料生产也必须满足这种阶级需要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不加分析地单纯从表面现象看待问题。首先，应当明确，剥削阶级的阶级需要是剥削，是不劳而获，剥削阶级分子参加劳动生产，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是违反他们的阶级本性的需要的。其次，剥削阶级分子既然违反了他们原来的阶级需要而参加劳动生产，那末，在对

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同样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有利于把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剥削阶级分子如果因此而生活有所改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应当包括剥削者的阶级需要，而只是意味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包含着无产阶级改造剥削者的需要。

上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不同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地位出发，考察了由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内容。但是，单只考察国内的阶级关系，还是不能确定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全部内容的。这是因为，由无产阶级阶级需要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还必须包含与国际阶级关系、国际阶级斗争有关的内容。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陆续地在不同国家取得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取得全世界胜利以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与社会主义同时并存的，国际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无数的铁的事实表明，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它们就必然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把一定的物质资料用于国防，以防止和粉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颠覆活动，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可见，巩固国防，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巩固国防是极其重要的。但还不是国际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提出的全部要求。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经济地位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不能仅仅限于保障本国人民的安全和保卫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仅仅限于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必须支援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种支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尽的阶级

义务，从而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这一内容之所以必需强调，是由于往往有人忽视这种支援，或者歪曲这种支援的性质。应当看到，无产阶级虽然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但自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诞生之日起，它就不是仅仅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伟大的《共产党宣言》的结尾，用大写字母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他们在同一著作中论及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时，还特别强调指出：“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sup>①</sup>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过一句名言：“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列宁继续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论点，他明确指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在我们的时代是正确的。<sup>②</sup>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生动地说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支援，是社会主义取得革命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取得了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有效地制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保障本国人民的安全，保卫世界和平，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需要增强本身的斗争力量，也必须援助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应当把支援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看做是自己应有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而且必须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的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

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比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处于更为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因而就应当利用这种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儘一切可能援助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行动，推进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可见，把对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看做是单纯的负担，同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对立起来，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之外，采取消极的、否定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歪曲这种援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性质，假援助之名，推行不利于反帝斗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以致损害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是尤其应当谴责和反对的。

最后，还应当看到，当社会主义不仅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时，社会主义各国，都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平等互利的相互援助，才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才能真正有助于加速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共同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援助，也是无产阶级阶级需要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一个内容。

以上我们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所包含的各方面的内容。我们认为，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的阶级需要出发，全面地考察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具体内容，是有重要意义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区分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与共产主义的社会需要，才有利于真切地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9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2—413页。

握社会主义經濟运动的基本規律，才有利于針对社会需要全面地、有計劃地領導和安排社会生产活动，才有利于引导和教育劳动人民認識自己的生产活动的意义，鼓舞他們的

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如果把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局限于某一項或某几項內容，都是不正确的，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 不能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利己主義觀點看待社會主義的社會需要

在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各种理解中，有一种特別有害的观点，这就是，不仅把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單純归結为对消費品的需要，而且把对消費品的需要單純归結为每个个人生活享用的需要。似乎只要每个个人吃得好，穿得好，就滿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需要。于是，每个单个的人的个人利益——个人生活享用的滿足，成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我們认为，这种純粹从单个的人的个人利益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与从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正相对立的。这种观点，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利己主义。

为了剖析这种观点的實質，我們不妨概略地追溯一下資產階級經濟利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当資產階級作为新兴的階級登上历史舞台时，为了摆脱封建制度的各种束縛，开拓自己的市場，无限制地榨取劳动者，曾經毫无忌憚地把每个单个的人（实际上是資本家）追逐私人利益說成是人的天性，并且宣揚：正是由于各个个人都追逐私人利益，社会生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經濟利己主义，在資本主义发生最早也最典型的英国，最先完成了系統的論述。

洛克（John Locke）为了反对封建国家对資本家的束縛，早在十七世紀就說过：

“国家不过是人們为了獲得、保持和增进他們的个人利益而組成的社会”。所謂“个人

利益，就是指生命、自由、健康、身体安逸和对外物如貨币、土地、房屋、傢俱等等的所有权”。<sup>①</sup>随后，迁居英国的荷兰人孟德維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写出《蜜蜂寓言》，赤裸裸地用《私人的罪恶是公共的利益》作为付标题。他宣称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正是在于自私自利这种罪恶本性，并且认为，“如果是每个人自由地进行着利己活动，其結果必然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繁荣”。

这种經濟利己主义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論》中獲得完整的表現。作为資產階級的有素养的教授，斯密不滿于孟德維尔把自私心称为罪恶；但作为新兴資產階級的理論家，他却不能不接受孟德維尔的中心論点并且加以發揮。斯密儘力把追逐个人私利的資產階級本性解釋为“人的天性”称之为“利己心”、“私人利害关系和感情”、“每个个人改善自己的境况的天然的 effort”，等等。斯密认为，人不能象其他动物一样过完全独立的生活，必須獲得別人的幫助；但是要獲得这种幫助，不能依靠人家的恩惠，只能依靠打动人家的利己心。他說：“我們獲得飲食，决不是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舖的老板的恩惠，而是由于他們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們并不要求他們大发慈悲，而是向他們的利己心去申訴，所以我們永不向他們申說我們

① 《洛克全集》第6卷，倫敦1823年版，

自己的需求，而只是講他們的利益”。<sup>①</sup>斯密还論証了：“个人的私人利害关系和感情，自然会使他們投資于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为如果这种自然的傾向使某种用途的資本过多，則其利潤必下落，其他各种用途的利潤必提高，从而会使他改变这种錯誤的分配。所以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私人利害关系与感情，已經自然会引导人們把社会的資本，儘可能按照最适合于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而分配于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sup>②</sup>

儘管从洛克到亚当斯密都是大談其无分階級的个人和不具階級性的人的共同天性，但在階級社会，是不可能出現什么不隶属于一定階級的个人的，是不存在什么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共同天性”的。亚当斯密等所談論的个人，表面上虽然没有加上什么階級称号，但实际上恰恰是隶属于一定階級并具有鮮明的階級特点的。非常明显，对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階級，根本不存在什么对货币、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从而也就不存在怎样獲得、保持和增进这种个人利益。同样的，对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階級，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按不同用途进行投資的私人利害关系和感情。可見，亚当斯密等作为出发点的个人，决不是劳动者，而是資本家；他們頌揚的利己心，既不是什么“人的天性”，更不是劳动者階級的本性，只是資產階級的本性，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現的一个特定階級的本性。馬克思早已指出：作为資產階級經濟學出发点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紀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紀的預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預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們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結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們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

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sup>③</sup>但是，亚当斯密等一定要把并非自然造成的資本家渲染成为永恒的理想的人物，把資本家特有的自私自利說成是“人的天性”，并且宣揚必須从每个个人的自私自利出发才可达到社会的最大利益，显然是完全符合他們本身的階級利益的。这就是：为資產階級的統治与支配整个社会制造理論根据。

如果說，从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在資產階級还未取得統治地位时，这种經濟利己主义还曾經起过破坏封建束縛的作用，那末，到資產階級已經取得統治地位后，这种經濟利己主义，就完全是針對着劳动者，起着摧殘和破坏劳动者的作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极其深刻而又极其生动地指出：

“凡是資產階級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純朴的关系系統破坏了。它，无情地斬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誠、义俠的血性、庸人的溫情，一概淹沒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剝削”。<sup>④</sup>資產階級統治的全部历史事实

① 亚当斯密：《国富論》，中譯本上冊，第16頁。

② 亚当斯密：《国富論》，中譯本下冊，第244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3—734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頁。（重点是原有的）

說明，資本家追逐私人利益，絕沒有帶來什麼“整個社会的最大利益”，帶來的只是資產階級的巨額財富和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資本家為了追逐剩餘價值，可以在三代人的歲月中，破壞勞動者的九代。“等我過去以後再發洪水罷！這是每一個資本家，每一個資本家國家的標語”，<sup>①</sup>也正是資產階級經濟利己主義的毫無遮掩的寫照。這種經濟利己主義，與無產階級的階級本性：要求消滅一切剝削、一切壓迫，在解放全體勞動人民、解放全人類中解放自己，把自己的幸福建基於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完全對立的。

但是，資產階級為了欺騙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仍然儘力為這種經濟利己主義加上各色各樣的桂冠。例如，在哲學方面，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者邊沁，就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漂亮詞句下，極力宣揚整個社會不過是只關心和追逐個人利益的各個人的總和，有益於個人的也就是有益於社會的。在經濟方面，相應地就有資產階級的邊際效用學派，大力宣揚人——無分階級的人，除了想獲得儘可能多的生活享受外，沒有其他任何意向。他們硬說，這種追求最大限度生活享受的衝動，形成了所謂支配經濟生活的一切規律的基礎。這些荒謬的學說，為無產階級和有覺悟的勞動人民所堅決排斥。但也為工人貴族所接受。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奴才，也頌揚這種謬論，力圖腐蝕工人階級。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並且要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就是為了要消滅這種形成自私自利本性的資本主義及其一切影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之所以要經歷一整個歷史時期，也就在於要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勢力及其影響，不是一朝一夕、輕而易舉的事，必須通過長期的、複雜的階級鬥爭。用

無產階級思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用共產主義思想反對利己主義思想，正是這一鬥爭的主要內容之一。

應當明確，反對經濟利己主義，毫不意味要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的個人利益，也絕不意味社會需要的滿足中不包含個人需要的滿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的個人利益同集體利益是不可分的，社會需要的滿足同時也包含了個人需要的滿足。黨和國家在發展集體的公共利益時，關心和照顧勞動者的個人利益；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社會生產的發展，集體利益的得到維護，正是勞動羣眾的個人利益、個人需要得以滿足的基礎。正因為這樣，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動力是勞動羣眾的思想覺悟，是勞動羣眾集體生產的積極性。當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也可能發生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以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人們，以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人們，為了捍衛和建設社會主義，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全世界取得勝利這個最高目的，總是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擺在首位，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把目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決不是象經濟利己主義者那樣，只顧個人利益，不顧並且損害集體利益，只顧目前利益，不顧並且損害長遠利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

在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我們不是堅決反對這種經濟利己主義，而是恰恰相反，把這種經濟利己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如果我們不是從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來理解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正確地把握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內容，而是恰恰相反，從脫離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個人出發來理解社會主義的社會需要，把社會

① 《資本論》第1卷，第312頁。

主义社会的全部需要归结为无分阶级的每个个人的生活享用需要，完全曲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那末，在实践上将导致什么结果呢？结果只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

因为，既然以无分阶级的个人生活享用的需要作为整个社会的全部需要，单纯地把每个个人的吃得好、穿得好当作社会需要的最大满足，也就必然要把追逐个人的生活享用当作社会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和目标，就必然抹煞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必然反对把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政治教育摆在首位。因此，结果就只能是：助长个人贪财牟利的欲望，引导人们忽视并脱离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幌子下沉醉于个人利益的追逐，这样不仅会对一部分劳动人民发生腐蚀作用，特别是有利于残余的剥削阶级重整旗鼓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成长，损害以至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己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需要单纯归结为个人生活享用的需要，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只是要求个人与家庭吃得好、穿得好，这不仅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真正需要，而且污辱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一些喜爱抽象地谈论“人的需要”的人，经常断章取义地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书中寻取论据，支持他们的主张。这些人恰好不愿看到，正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诚然，吃、喝、生育等等也是真正人的职能。但是抽象的使它们离开人的其他活动并将它们变成最后和唯一的最初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性质的”。①由此可见，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需要单纯归结

为吃得好，穿得好，是对他们多大的侮辱！

抽象了生产条件和阶级关系，从人的消费本能出发来解释社会主义及其全部生产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格律恩时写道：“由于他对于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他只好躲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人的本质——中去，因此他必然不以生产为出发点，而以消费为出发点。如果从生产出发，那末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末可以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的‘象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②

当资本主义发生和成长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颂扬人的利己本性，还起过破坏封建制度束缚的积极作用。但即使在当时，这种利己本性的实践也是以劳动者为牺牲品的。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真正社会主义者”依然侈谈人的消费本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把他们归入“反动的社会主义”，把他们的著作斥之为“卑鄙齷齪，令人萎靡的作品”③，坚决地加以抨击了。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宣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不是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而是宣扬一切都是为了要使个人吃得好，穿得好，难道不是更为反动，更为“卑鄙齷齪，令人萎靡”吗？

① 参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页。

## 社會主義的社會需要只能通過有計劃地組織生產來滿足

最后，还必须探討的問題是：由无产阶级需要所規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怎样才能得到滿足？我們认为，它只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計劃地組織社会生产，并主要依靠劳动羣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为动力来滿足，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市場經濟，依靠以經濟利己主义为动力的自由竞争来滿足。这也是一个具有根本原則意义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早已在理論上解决，并且已經由社会主义經濟實踐所充分証实的了。

馬克思指出：“只有在生产受社会的实际的預先决定的統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被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時間的範圍，和这种商品所滿足的社会需要的範圍之間，創立联系”。<sup>①</sup>

恩格斯也說：“当我们开始按照最后已被認識的近代生产力的本性去处置它的时候，生产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要为生产的社会的有計劃的調节所代替，这种生产，是以滿足全社会以及社会每一成員的需要为目的。”<sup>②</sup>

列宁曾經不止一次重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断。他說：“工人階級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进行資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資料私有制，把他們变为公有財產，組織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資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充分保証社会全体成員的福利和使他們獲得自由的全面发展”。<sup>③</sup>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論断，已經充分地为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經濟實踐的經驗所証实。因此，在1957年的《宣言》中总结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所必須遵循的共同規律时，非常明确地提出：

“有計劃地发展国民經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由无产阶级階級需要所規定的整个社会的需要，是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它包含着“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所涉及的多方面的內容。因此，它是任何一个个别生产单位、生产組織所不可能全面了解和把握的，从而也不可能由社会主义社会中各个生产单位、生产組織单独地、分散地制定生产計劃来滿足。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不是全部通过市場来表現的，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市場来表現的，因此，它不可能单纯依靠或通过社会主义的市場来滿足（即使这种市場是統一的、有組織的），更决不可能由自由竞争的市場經濟来滿足。只有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有可能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國內外的階級关系和国家的經濟資源、生产条件的情况，从而才有可能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需

① 《資本論》第3卷，第215頁。

②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294頁。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頁。列宁強調指出，要重視生产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因为这既包括計劃性又指出計劃的執行者，即不是由一个个的組織独立分散地承担。列宁还強調指出，不仅要滿足社会成員的需要，而且要重視滿足社会全体成員的需要。（見同書，第37頁）。

要，只能由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根据縝密的調查研究和精細的分析計算，制定全國統一的經濟計劃，組織和安排整個社会的生產來予以滿足。<sup>①</sup>

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它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提出的要求也是多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发展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为迅速。但是，在一定时期，社会生产水平总有一定的限度；社会生产的結構也不可能經常地完全符合多方面的社会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虽然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但也是有矛盾的。毛澤东同志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时常經過国家計劃去調节”。<sup>②</sup>可見，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制定統一的經濟計劃时，必須正确地处理社会生产中各方面的比例，妥善地解决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才能恰当地滿足社会需要所提出的各方面的要求。

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它对物質資料生产所提出的要求，都可以归結为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两大类產品。这两大类产品，都是由农业、輕工业、重工业等具体生产部門生产出来的。农业部門和輕工业部門生产的主要的是消費資料，重工业部門生产的主要是生产資料。我們在前面曾經談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所包含的多方面內容中，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是主要的、根本的需要，但是，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支援被压迫階級被压迫民族等等，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的需要。因此，国家經濟計劃的序列，应当按农、輕、重的次序来安排。首先要安排好全体劳动人民的吃、穿、用等基本消費資料的生产，但决不可忽視依据恰当的序列安排好基础工业、尖端工业、国防工业等方面的生

产。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地解决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以恰当的比例滿足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所提出的各方面的要求。以上各种生产比例的安排，都是与安排积累与消費之間的比例不可分离的。毛澤东同志指出：“我国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积累和消費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間的平衡”。<sup>③</sup>可見，要在国家經濟計劃中安排好各方面生产之間的比例，恰当地滿足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必須抓住积累和消費的比例这个中心环节，适当地安排积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

要儘可能充分地滿足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不仅要通过国家經濟計劃妥善地安排好农、輕、重之間的比例关系和积累、消費之間的比例关系，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还必须依靠劳动羣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高速地发展整个社会生产，提高各个生产部門的生产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羣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当劳动人民从剝削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后，从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束縛中解放出来后，在党和国家的指引和教育下，明确了走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

① 社会主义統一的國內市場，只是社会主义的統一的計劃經濟中的一个組成部分，是有計劃地沟通生产和消費以滿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因此，它也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了解和把握社会需要的一个途徑，但不是唯一的途徑。

②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

③ 国防用品即使不归入生产資料与消費資料，也是由农、輕、重等生产部門生产出来的。

④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2頁。

道路，明确了自己参加集体生产活动是为了提高包括自己在內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为了捍卫和建設社会主义，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个偉大的目标，这样，在劳动羣众中就必然形成前所未有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并且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之間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是一种嶄新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比学赶帮的羣众运动，能够最有效地充分调动劳动羣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促使社会各生产部門的劳动生产率 and 产品质量普遍提高，促使整个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和日益完善，从而能日益充分地满足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統一领导和組織的計劃經濟的基础上，依靠劳动羣众集体生

产的积极性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开展比学赶帮的羣众运动以充分调动这种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日益充分地满足社会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满足需要的唯一正确的途徑。这个途徑，是与依靠个人利己心作为动力，用金錢享受刺激利己心来发展生产，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場經濟满足需要完全对立的途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即使已經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采用后一途徑，不但社会生产不可能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劳动羣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可能發揮，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且整个社会經濟必然陷入盲目自发的經濟势力的支配中，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必然迅速趋于瓦解，资本主义就将重新統治。因此，我們必須坚决反对这种毁灭社会主义的途徑。